

## 題目：蒼鳴劍曲

天越霧林，位於天一大陸之西，林中古木參天、鬱鬱蔥蔥，可說是一片樹海。名曰天越，自是比喻想穿過霧林之難可比越天，林內霧氣瀰漫，伸手不見五指乃為常事，奇花異草眾多，飛禽異獸更是不乏，然過於危險，尋常人士根本無法入內。

今夜卻不同以往，樹海內四條人影不斷奔走，一前三後，後方三條人影緊跟著前頭的黑衣人。

只見位於後方三人之一提氣一縱，硬生生的截住了前方人物的去路，那黑衣人見狀，索性停了下來。

此時後方兩人旋即趕上，與攔人者形成犄角之勢，令居中之人難以遁逃。四人所停之處乃為一片五米見寬之空地，周圍並無雜草樹林，只零零散散的長了些紫色花朵，月光如水瀑般傾瀉而下，片刻便照亮此空地，在這樹海中也屬難得之處了。

月光的銀白，彷彿是入侵者般的驅趕了林中的霧氣，更顯出了這四人的面容，定睛一望，卻發現居中的人物竟爾是位少女！

那少女年約十五、六歲，肌膚勝雪，臉兒在月光照射下更顯光彩動人，柳葉眉下的一雙眼珠子活靈活現，一見便知是個聰慧俏麗的美人胚子，身穿勁黑夜行衣，背上懸了件長約三尺，用黑布纏住了的物品。

其餘三人卻是男子，皆著繡了紅邊的白衣武服，腰掛長劍，胸前分別繡上了不同的圖樣，仔細一看，攔人者胸前繡的是一片鮮豔的紅楓葉，其餘二人卻是一葉青楓，地位顯然有別。

「三更半夜，不知三位大俠緊緊跟在小女子身後，究竟有何要事？莫不是看上了小女子這點姿色，想行那偷香竊玉之事吧？」卻見那少女嘴角微揚開口如此說道。

那兩名胸前繡著青楓的劍客見到眼前少女月彎似的笑容，再加上此等狹促的言語挑逗，初次跟隨師兄下山的兩人頓時慌了手腳，不知該如何應對，只得臉紅的低下頭去，不予理會。

「久聞楚蓉姑娘皓齒蛾眉、冰雪聰明，想不到卻也是個口齒伶俐之人。」帶頭的劍客江湖歷練畢竟較多，絲毫不受少女的影響。

另外兩位劍客聽到「楚蓉」二字立刻驚得抬起頭來，他二人這次與師兄下山，聽武林道上談的多半是這個名字，名字的主人倒也不是做了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，相反地，倒是做了多到數不清的芝麻小事。像是將東虎派旗中的大虎畫成了

小貓，還將其插滿東虎派門口；向無方劍的掌門夫人告知無方掌門小老婆的住處，搞得無方劍家中雞犬不寧；更有在幽厲門人的飯中偷下巴豆等事，多不勝舉，搞得武林中人啼笑皆非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其與雲霓劍派之間發生的軼事，雲霓劍派位列天一五劍，派中全為女子，戒備何等森嚴，想不到還是被這少女混了進去，本想將派中所有女子衣物藏起，卻在最後關頭被雲鳳·蘇風羽發覺並阻止，也許是自尊心受損，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雲霓劍派彷彿是被盯上了一般，派內如臨大敵，楚蓉天天想盡辦法搞破壞、造麻煩，卻總在即將成功之際被蘇風羽窺破，想不到最後兩人竟成了知心好友，彼此以姊妹相稱，不可謂之不奇。

武林中人並不是不想懲治這位麻煩人物，但除了楚蓉本身便極難捉拿之外，更頭痛的是這小妮子背後的靠山：邪尊楚天濤與凌雲仙子沈岳晴。父母分別為正邪兩道中的翹楚人物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反正也不是什麼大錯大過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算了。

「在下落楓門江華，為了與姑娘求證一事，我等師兄弟三人已在姑娘身後追了百多里路，希望姑娘能為我師兄弟心中的疑問給個答案。」江華生得頗為秀氣，一身書生氣息，可惜眼角微微上揚，不免給人一種狡詐之感。

「原來是人稱殘楓快劍的江華江大俠，聽說你們落楓門近些日子急速擴張，隱隱有壓過天一五大劍派中蒼原派的跡象，江大俠身為落楓掌門的首席弟子，想必是居功甚偉吧？」只見楚蓉不經意的將話題帶開，絲毫不提江華所欲問為何事。

「豈敢，蒼原派漠言掌門近年韜光養晦，潛心習武；我落楓雖稍有長成，對蒼原派的尊敬之意卻是不減。」話語中雖稱尊敬，但語氣卻隱含著與蒼原派平起平坐之意，江華臉上也因此露出笑容。

「今日我三人與楚姑娘相遇於此，只求楚姑娘告知妳背上所背何物。若不是我落楓門所尋之物，在下定立刻向姑娘賠罪。」話中卻不提如果楚蓉背後之物是他三人所尋之物又待如何。

此時落楓三人的眼光全落在楚蓉背後的三尺之物上，卻不知黑布之下究竟藏著何物。

「三位大俠這麼看著小女子，可讓人家不知該如何是好呢，我背上之物乃是家父所需之藥材，這個回答三位可滿意嗎？至於賠罪就不用啦，我也不怎麼需要。」

一見楚蓉將楚天濤的名號拿了出來，江華不禁皺起了眉頭，邪尊不是他惹得起的人物，但楚蓉所言擺明胡扯，她背上之物明顯頗為沉重且為刀劍之形，根本

不可能是她口中的藥材，這件事物對他極為重要，說不得最後只得殺人滅口，才能免去那邪尊之禍…

「可否請楚姑娘將黑布除下，讓我等一觀其形，這樣在下對師門也好有個交代；何況天越霧林凶險異常，現在我們尚在外圍，若是再深入，有去無回也是常有的事…邪尊想必也不希望如此。」這番話可說是江華的底線，甚至已經帶上了威嚇之意。

只見江華三人將手默默的移近劍柄，若是楚蓉拒絕妥協，立時便要出手。

「等等等等…三位大俠何必如此呢？不過是些藥材，也不是什麼見不得光的東西，待我打開讓你們確認就是了。」只見楚蓉像是慌了心神般，緩緩的將背後事物拿下，眼眶中更是含著淚水，一副受人欺負的樣子，真可說是我見尤憐。

落楓門三人看見眼前嬌艷的少女落淚，似乎也感到自己所為之事有違正道之風，只得好言安慰，卻想不到楚蓉反而放聲大哭，最後索性坐在地上哭鬧，江華三人何曾見過這等情況，頓時不知所措。

約莫過了一炷香的時間，江華漸感不耐，卻在同時，楚蓉停下了哭聲，笑咪咪的看著他。

「糟糕，妖女在拖延時間，快將她拿下！」江華情急之下連「妖女」二字都說了出來。

三人正要動手之際，卻忽感手腳無力，撲的一聲全倒在地上，手腳雖然無法行動，神智卻依然清醒。

「楚姑娘，聽聞邪尊從不使毒，想不到姑娘竟有違乃父之風，使這下三濫的手段，令尊有知，定感汗顏。」江華倒在地上說道。

說話同時，江華也暗地催動內力，以期能盡早將毒素逼出體外，解開毒性。

「江大俠，你連妖女二字都說了出口，難道你口中的妖女，用點小毒還過份嗎？何況我根本沒使毒，可別冤枉好人了。」

「哼，欲脫其罪，何患無詞，這裡只有我們四人，不是妳，難道是我們下毒放倒了自己不成？」江華沒注意到，當他說到「這裡只有我們四人」之時，楚蓉的眼光稍稍的看了遠邊上方的樹林。

「怎麼？落楓門的人都不讀書的嗎？」說這話的同時，楚蓉眼睛轉向看著空地上的紫色花朵。

「據《天陸異聞誌》所載，此花名曰紫陽，雖名紫陽，卻以月為養，它樹為食，霧氣以成；食盡周圍之木後，花氣一夜一吐，為時月餘，旋即枯死衰竭；其氣無色無味，聞之使人手腳失力，卻於獸無害；紫陽花礙於環境限制，僅現於天越霧林。」楚蓉像個教書先生般俏皮的說道。

「江大俠你也別白費力氣了，這花氣一旦入體甚難排除，你們就在這等太陽

初昇，花氣自散，到時你們便可行走自如，回自己門派去啦。」

「至於小女子我呢，你們就別擔心了，我早已先服下家母製成的『驅邪三陽丹』，這就先走一步，多謝三位劍俠這百多里的保護，小女子定擇日請家父上落楓門道謝。」語畢，便將那三尺之物掛回背上，轉頭便走。

「妳就這樣一走了之，明早此時可能便只剩三具白骨了。」正當楚蓉要離去之時，卻聽遠邊的樹林傳來了此等聲音。

隨即聽見一連串的腳步聲，由遠而近，不多久聲音的主人便從黑暗的樹海中走了出來。

是一名看上去約十七、八歲的男子，身穿褚色長衣，背挑一柄古色長劍，腰間懸了塊翠青碧玉，嘴上叼了根芒草，長得英氣挺拔，全身上下透露出一股自傲的氣息，令人感覺到桀傲不馴的性子。

「丁鳴！你不是回去找你師父了嗎？怎麼又回來了！」楚蓉對著褚衣男子怒罵，但仔細觀察，便可察覺眼角中藏著笑意。

「你從我下雲霓劍派就跟我跟到現在，好不容易有了兩天清靜。怎麼，你是閒著沒事做了嗎？」

「閒倒是挺閒的，今年的天衡論劍會我師父又老樣子只觀戰、不參戰，我既不下場，自然是閒得發慌了。」說話同時丁鳴口中的草尾還是晃動的，十足一個痞子樣。

「五大劍派的天衡論劍會，聽他敘述，看來這名叫做丁鳴的小鬼是蒼原派的人。」倒在地上的江華心想。

天衡論劍會六年一期，五大劍派各派出年輕一輩的弟子，以期切磋劍藝，互相砥礪，也可藉此看出各派興榮與否，決定在江湖中的地位。

而蒼原派自從漢言掌門執掌以來，六年一期的天衡論劍會已兩次與會卻不參戰，許多武林人士都在猜測蒼原人才已經凋零，找不出個像樣的弟子，只有少數年數已高的長者知道實是與漢言年輕時發生之事有關。

無論如何，蒼原派近年因此聲勢下滑是既定事實，也才有落楓門前頭那等狂妄之語的出現。

「糟，不知這小子是何時便開始觀望？如今想來，那妖女之前忽然提到有關蒼原派現今地位之事，分明是存心想引我入甕，讓這小子對我心生反感；現下能幫我們的就只有他，看他與那妖女談話之間並無對我方的不悅，希望他可別聽到了方才說的那番話才好。」江華心想。

「閣下可是蒼原高第？看在同為正道的份上，請幫我們向楚姑娘美言幾句，

解開了這紫陽花毒。」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，江華低聲下氣的說道。

「怎麼？現在便知道求本姑娘了？剛才不是還一副不拿到東西誓不罷休的模樣嗎？丁鳴，你也不用替他們說話，反正等到天亮他們就沒事了，也不用本姑娘出手。」

「還說呢！以為妳那點心眼我還看不穿嗎？這裡是天越霧林，可不是妳家後院…不對，邪尊家的後院說不準比這還可怕些…總之，別說待到天亮，我看我倆一離開，那些被妳哭鬧聲引來的野獸一擁而上，我想他們連骨頭都不會剩。」丁鳴斜眼看著楚蓉說道。

「我…」楚蓉欲言卻被丁鳴所止。

「我知道妳只想嚇嚇這三位仁兄，就算我不出現妳也會在附近燃些驅獸香，但凡事總有例外，如果有些不怕死的畜生們跑了進來，可不苦了徹夜保護妳的三位劍俠？」

聽見丁鳴彷彿看穿自己內心的話語，楚蓉心中不禁驚喜交加。驚的是自己的內心被丁鳴輕易的看穿，喜的是丁鳴對自己內心的透徹，至於其中是驚訝多些還是喜意多些，外人可就不得而知了。

「是是是，都被你說完了，我不解還成嗎？驅邪三陽丹又不是金創藥，你以為很常見嗎…」只見楚蓉一邊在嘴巴上抱怨，一邊將驅邪三陽丹拿出。

「多謝楚姑娘相助。」江華趕緊道謝。

服下三陽丹後，江華三人只覺腹中溫熱，像是有顆太陽在腹內燒似的，熱氣傳至四肢百骸，旋即便可行動自如，果真奇效。

卻見意外忽起，離楚蓉最近的江華趁她轉身之際，立刻出手想奪取楚蓉背後的事物，楚蓉驚覺之後只得旋身閃過，但江華攻其不備，即使楚蓉身法玄妙，還是讓江華抓到了布緣，奮力一拉，黑布應聲而裂，露出布下事物的真面目來。

原來那是一柄長劍，劍鞘上的雕飾雖是樸素，卻仍可看見是出自名家之手，劍柄以黑蠶天絲纏繞，垂了條灰色劍穗在劍尾，劍未出鞘卻已感其勢，寒而不凍，威而不炙。

在場眾人看著那劍，都知道劍身上肯定刻著二字，「古痕」。

「我的天啊，楚大小姐妳也真不簡單，連劍隱邢盛的佩劍『古痕』妳都找的到，還大刺刺的掛在背上滿街跑，莫不怪這三人對妳窮追猛打了。」

只見丁鳴話語未畢，江華已再躬身向前，想再奪取楚蓉身後的古痕。

要說這古痕劍，便需說到約莫四十年前，天一大陸出了一正一邪兩位武學奇才，邪的自然是一尊楚天濤，正的卻是武人尊為劍隱的邢盛，被譽為正邪不世奇才的兩人多次對上，結果卻總是不相上下，正所謂不打不相識，兩人竟因此成了

莫逆之交，但仍時常切磋武學，直到最後那場嘯劍峰之戰，更是幾乎將當年所有武林人士聚集於該地觀戰，卻沒人知曉此戰結果為何，只知戰後邢盛就此失蹤，一代劍隱也就此沈寂。沒人去問，也沒人敢問楚天濤此戰孰勝孰負。

天一大陸的年輕一輩也許已不知邢盛相貌，但古痕劍貌卻靠著《天陸異聞誌》一書流傳下來，江湖中對於此劍的傳聞甚多。有人認為邢盛已死，魂魄存於劍中；也有人認為古痕是找到邢盛的關鍵；但流傳最廣的卻是古痕劍中藏有邢盛武學的秘密，得之便可習得邢盛的無上劍招。

江華手尚未觸及劍身，眼前已多了一人身影，但見丁鳴笑嘻嘻的站在自己身前，擋在他與楚蓉之間。

「有話好說，江兄何必動手動腳，楚大小姐的物品，我怕江兄拿了，會惹上麻煩。」丁鳴說話的同時，臉上的表情也逐漸變冷。

「丁兄弟，看在你剛才的相救，只要你不插手此事，我可以當作你從未來過此地，否則讓漠言掌門知道了你與邪尊的女兒有如此親密的關係，想是不妥。」江華語帶威脅道。

「誰跟他有什麼親密的關係！姓江的你再亂說我馬上就打爛你的牙！」聽到江華說的話，楚蓉連耳根子都紅了。

「丁某的事蒼原派內自有處置，倒是江兄今夜奪劍的作法，與江兄口中的正道多有違背吧？」

「看來只好手下見真章了！」一言不和，江華瞬即出劍，以求儘速解決眼前的阻礙，奪取古痕。

另一方面，只見另兩位落楓門徒也將楚蓉夾在中間，出手搶攻。

劍影紛飛，楚蓉身子雖在兩柄長劍的夾攻之中，卻不見有絲毫恐懼之色，反倒是頻頻觀看丁鳴那邊的情況如何。

丁鳴眼見江華已不留情面，側身閃過一劍，背後振空劍立即出鞘，與江華鬥在一塊。

江華人稱殘楓快劍，使劍自然是快，只見剎那之間，丁鳴眼前已劍影滿佈，劍勢九虛一實，一劍刺來有三種去勢，卻在轉瞬間收劍再攻，一樣再現三種去勢，好似群楓紛飛，楓葉上的三處葉尖化成萬千利劍，試圖籠罩住丁鳴全身，而真正殺著卻藏在劍影之中。

丁鳴展開身法，避免被江華劍勢所圍，陷入被動之境，腳步騰挪之間，好似隨風而動，江華劍式為虛則丁鳴步法便似微風徐徐，江華劍招為實則丁鳴步法便快如旋風，江華的劍風就像是一種警示，丁鳴藉此順利避開長劍冷光，風也好似是他的朋友。在江華的眼中，丁鳴像是展開了翅膀，自己這片楓葉就算再加倍絢

爛，也觸不著乘風的羽翼，留不下御風的人。

更令江華心驚的是丁鳴的眼神，丁鳴臉上雖帶笑意，眼神卻給人一種銳利洞悉的感覺，彷彿江華劍招的虛實進退全在他料想之內，江華覺得自己像是被盯上的獵物，華麗的劍招像是無助的掙扎，無力的感覺卻令他恐懼。

「是了，那種眼神，像鷹。」

江華更發現丁鳴從頭至尾手中的長劍尚未攻出一式，只是用來招架和隔開自己的劍招，不知何時才會出招？

江華一念至此，劍勢即緩，卻見丁鳴眼神一凝，手中振空劍看準江華劍勢轉換之際，順勢而出，劍攻下盤，大有橫掃四方之態，江華一驚，長劍趕緊沉下格擋，正要擋住殺招之時，卻想不到丁鳴劍速竟瞬爾轉慢，與江華的長劍交而不觸，江華全力格擋的一劍竟而撲了個空，這種失力感令江華氣悶，就好似力量全撲進了棉花堆一樣，難受至極。而振空劍貼到江華長劍後，又旋即回復原本的速度，沿著江華劍身而上，直逼江華執劍的右手，其勢有如衝天之鷹，不可抑止，逼的江華只得棄劍，免去斷手之災。

這劍速快慢之間的轉換簡直匪夷所思，在極快與極慢之間的變化可以說是毫無跡象，江華怎麼也想不到敵人竟有此獨特的劍藝，這與人稱積弱的蒼原派弟子形象根本不符。

「不愧是蒼原派的大師兄，蒼鷹丁鳴，名不虛傳啊！」楚蓉也解決了另一邊，走過來說道。

「楚大小姐，可別挖苦我了，蒼鷹之名是派中師弟起鬨給取的，豈可拿出來獻醜。」丁鳴斜著眼，又回復之前一副痞子的模樣。

江華眼看奪劍無望，丁楚二人又旁若無人的自說自誇，雖憤恨不已卻也無可奈何。

「江大俠，蒼原派不是畏事，只是家師不喜與人鬥爭，希望你能明白。」想來前面江華那番話，都落入了丁鳴耳中。

「此地發生之事，丁某可以當作從未發生，也請落楓門別再因為古痕劍而對楚姑娘苦苦相逼，此劍我想邪尊楚前輩會妥善處理的。」這番話分明是讓江華有台階下，但從丁鳴笑咪咪的嘴中說出卻帶有譏諷之意。

無奈形勢比人弱，江華也只得默默的撿起自己的長劍領著兩名師弟憤恨的離去，臨去時還不忘恨恨瞪了丁、楚二人一眼。

「江華的劍，你看如何？」楚蓉笑著問。

「在世人眼中，他也許是片絢麗的楓，但在蒼鷹眼裡，他與凡人無異，一樣

如沙塵般渺小。」丁鳴臉上顯出自傲的神情。

「這麼大口氣，看來丁鳴丁大俠已經成為一代宗師啦。」楚蓉揶揄道。

「不說這個了，妳打算如何安排古痕劍？」

「當然是拿給我爹，他與邢前輩是多年好友，這柄劍他自然最有資格收去。那你呢？接下來要往何方？」

「論劍會在即，我得趕往天衡山，不然被老頭子罰抄書經，可就苦了。」想不到丁鳴在無他人之時竟稱自己師父漠言掌門為老頭子。

「漠言掌門惜字如金，不用嘴巴教訓你，讓你身體力行的抄寫些文人詞賦，倒是對症下藥。」楚蓉笑著說。

「等等？你要上天衡山？那…那個什麼論劍會風羽姐姐也會去囉？」楚蓉眼神頓時亮了起來。

「……是啊，妳風羽姐姐聽說還會代表雲霓劍派出戰呢。」丁鳴聽到楚蓉的語氣已知不妙，卻又不得不說出實情。

「那正好，你快帶我上天衡山，我好久沒見到風羽姐姐了。」楚蓉一副自己已在天衡山上一樣，全然不顧丁鳴的意見。

「我的大小姐，妳背著古痕上天衡山，妳想害死我也不是這樣的啊！」丁鳴哀嚎道。

「再拿塊黑布纏起來不就得了，走啦走啦，再不快點小心你被罰抄書經。」楚蓉半推著丁鳴前行。

此時日正東昇，只見這一男一女嬉鬧著離開天越霧林，丁鳴想著上天衡山後可能會發生的情形，心中正擔憂不已，一轉身正好看見金黃色的日光照在楚蓉的臉上，更顯得楚蓉嬌艷無雙，原本滿心擔憂的丁鳴卻不由得痴了。